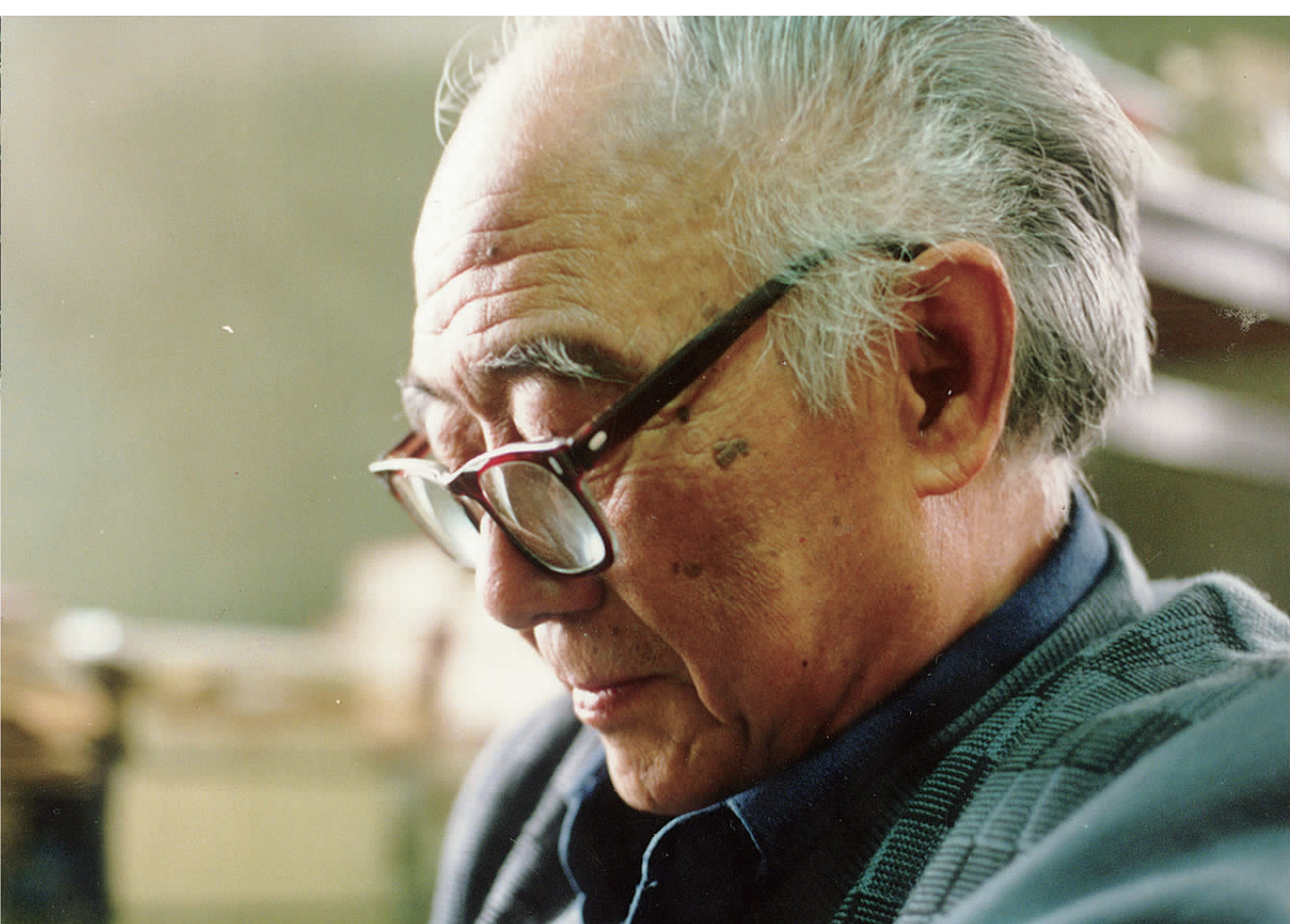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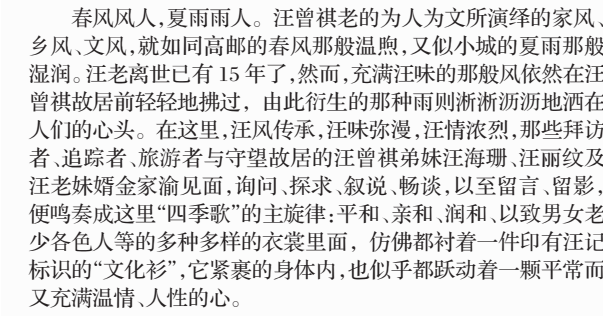
汪曾祺逝世15周年纪念特刊。深情的怀念



“汪风”传承漾小温

——“汪曾祺故居”拜访者活动实录

□ 陈其昌



寻迹觅贤踪

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汪曾祺老的为人文所演绎的家风、乡风、文风，就如同高邮的春风那般温煦，又似小城的夏雨那般湿润。汪老离世已有 15 年了，然而，充满汪味的那般风依然在汪曾祺故居前轻轻地拂过，由此衍生的那种雨则淅淅沥沥地洒在人们的心头。在这里，汪风传承，汪味弥漫，汪情浓烈，那些拜访者、追踪者、旅游者与守望故居的汪曾祺弟妹汪海珊、汪丽纹及汪老妹婿金家渝见面，询问、探求、叙说、畅谈，以至留言、留影，便鸣奏成这里“四季歌”的主旋律；平和、亲和、润和，以致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多种多样的衣裳里面，仿佛都衬着一件印有汪记标识的“文化衫”，它紧裹的身体内，也似乎都跃动着一颗平常而又充满温情、人性的心。

人们的目光聚焦于汪老的故居，人们的心旗飘拂于故居的春风中。且不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身临汪老故居触景生情、听言思“汪”而抹泪的事，且不说著名作家王安忆夫妇悄悄来到高邮，乘着三轮车去汪老家串门的事，且不说著名书画家梅墨生拜访汪老故居事，即当时适逢故居大修，梅先生执意将文保单位铜牌挂在大修的墙壁上，十分虔诚地在“忘年交”汪老故居前留影，也留下了“好老头不死”的题词。

这里只说说几位拜访者来此故居的简况，以及他们的所言所写，那些景，那交流，那神态，几乎没有电视录像，却都应和着他们的足迹与心声，续写着名播远近的“大淖”记事和故居佳话。一个春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化学系主任江弱水偕朋友来到这些家巷 9 号“汪曾祺故居”，一种寻机探胜的愉悦感和见物思人的亲切感，便在学林漫步、文海遨游的他像是回到了自己多年寻觅的家。他向金家渝坦陈自己对汪老的敬仰，并介绍海峡两岸知名学者作家王彬彬、张大春对汪老作品的研究，称其皆独树一帜，并表示愿将有关文章推介到汪曾祺文学馆网站上。他还郑重地为汪老故居题词：“向伟大的中文致敬！”在汪老的为人文与伟大的中文之间营构了联翩享誉的遐想和赞叹。

今年“五一”小长假来到汪曾祺故居的复旦大学教授龚静偕夫君韩先生辗转找到这条“小巷”，它因拥有了汪曾祺而成了名巷。来人常会问，汪家在这里是大家，为什么不叫汪家巷而叫些家巷。其实，汪家故居大门在现在已消失的科甲巷，这两条巷子原先都与汪姓没有关系了。龚静在此留下了看似平常却奇崛的感慨：“心心念念多少时，终于来到了竺家巷。满心欢喜，四时温暖，汪老先生文字伴我人生。”许多上海人来此故居，又油然而生感叹，龚静教授已在我们前面过来了。

上海一个开发区干部袁焰，是袁世凯的曾孙女，她来此，表达的是从凡人视角看凡人世界，向往的是做像汪老一样的性情中人。她说，我最喜欢的作家就是汪曾祺。希望就像他一样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发现生活的美，人性的美。

版式 殷旭明
责编 郭兴荣

到故居“朝圣”

前来故居拜访者以“朝圣者”的姿态来此拜谒，让汪曾祺在邮的亲属“受用不起”，那偌大的一個“故居”已“缩水”为几间“蜗居”，还能成为文人或汪迷的“圣殿”吗？高邮的有识之士和超级汪迷可以响应临莅莅事者的说法、做法，将汪曾祺作为高邮的一张烫金名片炫耀，但是绝不敢有接待来邮“朝圣”的奢望。

最先是作家诗人私下议论时有此带有“戏说”的选项。那时，大淖尚未整治，又脏又乱，小小的故居也很寒碜，每每有人提到来邮朝圣，真比骂笑我们还难堪。

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提及来此朝圣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在汪曾祺文学馆中，领衔的那幅大照片，便是汪老与年轻的著名作家高洪波等人的合影。在纪念汪老逝世十周年座谈会暨征文评比会上，高主席一言既出，满座振奋。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强千里迢迢来到高邮，在与金家渝等人的交往中，多次声称，到汪老故居“朝圣”的念头由来已久。因此，他欣欣然、喜滋滋地扞杆：“终于来到神交已久的高邮，并瞻访汪老故居，欣幸何如！”他不仅崇敬汪老，还追溯历史，关心汪老的列祖列宗，从吉林寄来有关汪氏世志的材料。

中新社《中国新闻周刊》刘炎迅与求是《小康》杂志社谈炎夫妇都喜欢汪老的书。他们坦言，从大学时期便喜欢汪老的文章，受益良多，字里行间，家乡人情风貌，令人动容。今日来到汪老故居，朝圣之情，溢于言表。是的，两人留言的字里行间，是崇敬汪老的火一样的热情。诚然，这种热情不是他俩名字中都有个“炎”字点燃的，而是被汪老那文那书炽热的真情实感“熏陶”的。

与高邮一湖之隔，也是碧水相连的安徽天长，苏北是直接受到汪老关怀和影响的知名作家。如今，留守高邮的“作家们”，绝少有人在学习汪老为人文能在全国有影响的，难以与苏北比肩。在天长、在安徽，痴迷汪老作品的汪迷何止苏北一人！有一位叫秦骏的天长人来到故居，先是对汪老肖像致敬，然后留下一行字：以朝圣的心情来拜谒汪老。

毫不讳言，对汪老故居的偏小、狭窄、纪念物件空乏有意见的大有人在。美国迪堡大学第 12 届毕业生钱嘉音去美继续深

造，此前专程前来高邮，深情拜访汪老故居，留下的是感叹。“最后匆匆看一眼——所剩无几，望洋兴叹。”几多无奈，几多感叹，他是带着困惑与失望离开故居的。

难忘一“汪”情

撇开汪老故居的修复这个沉重话题，更多的来访者以至读汪曾祺作品不多的旅游者，常常是以平常人的视角，或仰视、或平视地看待汪老的为人文、所居所值，然后又各觅其胜、各取所需地搜得有趣有趣的物质的精神的东西，从一本书、一本画册、一张馆刊小报，到平常人的心得、体验、感悟。

在高邮工作、生活多年的扬州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叶榕熟悉高邮人民路，也曾经历过与汪老一样的坎坷路。他是高邮文化人与学子公认的汪老真正的“同道”，他对汪曾祺作品有过精辟、精美的评论。2012 年 4 月 16 日，即第八届中国双黄鸭蛋节的前一天，他与诗人子川陪着学者、教授、作家吴思敬、林莽等先生拜访汪老故居。当吴教授题写了“当代文学史有了汪曾祺倍增荣耀”的时候，叶榕先生这位曾经长期“沉”在生活底层的文化人由衷地题写“平凡而朴实的伟大，汪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的，自汪老去世后，一路迤邐一路风光的是不断推出的汪老的书和各式各样评论纪念的文(书)。汪老的精神、情操与为文为诗，正化着四月风在故居前打着“旋”儿哩。《扬子江》诗刊执行主编的题词“与有荣焉”，则是诗人对拥有“大”同乡汪老后的俱荣俱兴的自豪与亲切感。

当年为杭州师范大学硕士生(现为遵义师院中文系老师)的夏希与女同学来此，是因为她的关于汪曾祺的硕士论文写好，还是想来高邮看看，“亲眼看看大淖，看看保全堂，看看汪曾祺笔下的 高邮故事”，尽管当时大淖尚未整治，她还是铭记着那座故居那“汪”水，回到故乡，转告在遵义师院中文系做老师的父亲夏元佐，促成父母也专程来邮拜访汪老故居。夏元佐来邮已是夏季，不知何故，夏元佐先生对高邮的印象特好：高邮明月，曾祺文章，清凉天下，碧水一汪。后来他与高邮人通电话，那因为他是汪迷，境由心生，情定方寸，邮城传承的那股夏夜的风，沁人心脾，感人肺腑。诚如学子所言：“一个人，一座

串汪老“家”门 寻性情中人

——拜访汪曾祺故居时众人留言选录

一、学者、教授、作家、记者
向最伟大的中文致敬
——江弱水（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化学系主任）
2012 年 3 月 29 日

当代文学史有了汪曾祺倍增荣耀
——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诗探索》主编）
2012 年 4 月 16 日
怀念汪曾祺先生，中国文学的大家
——作家 林莽 2012 年 4 月 16 日
平凡而朴实的伟大，汪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教授、文学评论家 叶榕

2012 年 4 月 16 日
与有荣焉
——子川（《扬子江》诗刊执行主编）
2012 年 4 月 16 日
高邮明月，曾祺文章，清凉天下，碧水一汪。
——遵义师范学院 夏元佐（夏希之父）
2009 年 6 月 30 日

二、莘莘学子
人间烟火 江淮旧事
——后学华东大学生 蒋 军
2008 年 12 月 7 日
好水好人好风景，让人留连于大淖风情。
——上海市奉贤区南塘中学 周广阔（江南大学毕业）
2009 年 7 月 9 日
今访汪曾祺故居，在两代文化更替之时，最后匆匆看一眼。一所剩无几，望洋兴叹。
——钱嘉音（美国迪堡大学 12 届毕业生）
2009 年 6 月 12 日
论文做完了，但是还是想来高邮，亲眼看看大

淖，看看保全堂，看看汪曾祺笔下的“高邮故事”。
——夏希（现为遵义师院中文系老师）
2009 年 5 月 14 日
一个人，一座城，一“汪”情。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盛业玮
2011 年 7 月 21 日

三、各界人士
寻祖亲故里 续祖家亲情
——鲁西 90 世孙 汪世成
仰慕您啊，汪老，您看见我写的《老头儿》了吗？
——高邮姑娘 方晓荷 2009 年 8 月 28 日
汪老可读一生
——南京电视台 范泓 2009 年 7 月 21 日
拜谒汪老故居，了却夙愿，谢谢。
——广东湛江市 殷哲 2009 年 7 月 13 日
以朝圣的心情来拜谒汪老
——安徽天长 秦 骏 2012 年 2 月 25 日
喜欢汪老，敬仰汪老。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永霞

因为非常喜欢汪老的淡定，汪老的乐观、豁达，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受益。
——黄山徽州文化园 高峰 2010 年 4 月
偶然看到汪老书，便迷上了。因为它治愈了我当时的抑郁症。从此一发不可收。每当我心浮气躁的时候，便捧起汪老的书。（这是我从青海赶到高邮、在大年三十晚拜访汪老故居的原因）
——青海省格尔木市第三中学 田海全 2011 年 2 月 2 日 农历虎年春节
热爱先生，知其白而守其黑，平静宁和，温暖我们年轻人的心。
——学生 汪瑞婷（江西省一级地市级工商局干部）
2010 年 8 月 29 日
汪曾祺妹婿金家渝 谕

城，一‘汪’情，”真使高邮人幸甚幸甚，让人称羨不已。

当道沐汪风

从事文化产业的高峰先生，身为黄山徽州文化园老总，他是读了汪老的书，认识了从高邮走出的汪老为人。他非常喜欢汪老的淡定、乐观、豁达，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受益。他说自己就是受益者，来过高邮后，他特地邀请汪老在邮在皖的部分亲属光临他的文化园，不仅对其待以上宾，还探讨黄山徽州与高邮两座历史古城的联系，他说汪曾祺是高邮的，也是皖南的（汪氏祖先中的一支从皖南迁至高邮），真可谓春色染杨柳，当道沐汪风。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汪老的书可以治病。人们熟知，医术是仁术，以人人为本，同样以宣扬人性之美、和谐之美，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汪老的书，竟然会有治病的奇效，信不信由你。但是，他，青海格尔木市第三中学教师田海全于 2011 年 2 月 2 日即农历除夕“跋涉”几千里来访汪老故居，金家渝等人接待了他，帮他安排了旅社。当大家忙着年夜饭，期待央视春晚的时候，田老师执意要去文游台参观汪曾祺文学馆，他说，因为他自远方来，文学馆是会为他开放的。他还说，偶然看到汪老书，治愈了他当时的抑郁症。从此一发不可收。此后，每当他心浮气躁的时候，便捧起汪老的书。说实在的，读汪老的书，怡情养性，修身正己，淡泊人生，决不为过。至于个例中汪老可治病，存此一说了。

作者系汪曾祺研究会秘书长

汪曾祺(1920 至 1997)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被他的师母张兆和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热爱故乡，源自传统文化的浸润，却长期回不了故乡，连父亲汪菊生去世也不能回乡奔丧，这种痛苦使他更加思乡；后来能够回乡，则是拜改革开放之赐。当汪曾祺新时期复出文坛，一篇接一篇地发表以故乡为背景的优美动人的小说和散文时，故乡人清晰地感受到这位老作家那颗无比热爱故乡的赤诚之心。高邮市人民政府曾三次邀请汪曾祺回乡访问，既圆了他的思乡之梦，也抚平了他心灵的伤痕，并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笔者前后三次参加了接待工作，现将汪曾祺三次回乡情况作详细介绍。

圆思乡之梦

汪曾祺第一次回高邮是在 1981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17 日。3 年后他在《故乡水》中说：“我这次回乡，除了探望亲友，给家乡的文学青年讲讲课，主要的目的是了解解家乡水利治理的情况。”10 月 10 日下午 5 时，运河堤上高邮汽车站门外，从南京来的最后一班汽车上走下一位两鬓斑白、面目慈祥的老者来。这是汪曾祺先生从 19 岁离乡以后，42 年来第一次回乡。见到久别的亲友，汪曾祺的眼眶湿润了。前去接站的除了汪曾祺的亲戚，还有陆建华、金实秋和我。“少小离家老大回”，我们也被眼前的这一幕深深感动。

汪曾祺探望的亲戚，长两辈的是他小姑爹爹崔锡麟，长一弟的是他继母任氏娘和小爷汪连生、汪竹生，平辈的有姐姐巧纹、弟海珊、妹妹丽纹、陵纹、锦纹、妹婿金家渝、赵怀义等。当赵怀义在家中办了八桌酒请所有亲戚聚会时，觥筹交错的团聚氛围让汪曾祺身心俱醉。

汪曾祺访问的师友，一是恩重如山的张道仁、王文英两位老师，除带上一北京果脯，还各送了一首在招待所急就的诗，喜得张老师连称“不敢当，不敢当！”王老师激动得流下热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告别时，二老坚持送学生到门口，汪曾祺坚辞不过，只好搀扶着二老往门外走。分手时，他恭恭敬敬地向两位老师三鞠躬。路人见了，莫不动容。二是老同学许荫南（名老中医许长生原名）、刘子平（邮中名师）和新朋友刘金鳌、杨汝佑等。三是街坊邻居，有打烧饼的、卖熏烧的、烧茶炉子的、开理发店的等。汪曾祺刚在东头街一露脸，那些老街坊们一眼就认出：“汪大爷来了！”“81 岁的唐四奶奶一把拽住汪曾祺的手，‘你现在混得不丑哇！’”汪高声应答：“托您老的福！”话音刚落，满街都乐了。那位开理发店的从富有的师傅请汪大哥替他写个招牌，汪曾祺回北京后，不仅题写了“科甲巷口理发店”，还慎重其事地盖上了印章，惹得小店生意红火了一把。

第一次回乡，汪曾祺给文学青年开讲课三次。10 月 12 日下午到高邮师范，中心内容谈语言。汪曾祺一讲就是 3 个小时，没有下课，仅一杯茶，一支烟，全凭记忆，侃侃而谈；信口背诵，滔滔不绝，令学生们惊叹不已。

10 月 13 日下午到高邮县中学。他以校友的身份回顾过去，介绍了自己漫长的学习、创作经历，语重心长地勉励中学生们抓紧中

学阶段打好扎实基础，以便将来报效祖国。

10 月 14 日下午到百花书场。主办方敞开大门，希望能将二三百个座位的小会场坐满，谁知还不到开课时间，陆陆续续竟来了五六百人，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汪曾祺的街坊邻居。汪曾祺见到这么多乡亲切他而来，激动得连连拱手向大家致意，乐得乡亲们直拍巴掌，小小会场里气氛和谐、融洽。

汪曾祺回乡期间，扬州地区文艺工作者一行十多人到高邮采风，在一招才住下就听说汪曾祺住在隔壁，大喜过望，马上提出与汪曾祺见面、座谈的要求，汪曾祺爽快地答应了。事后，一位有心人将座谈记录整理成《邂逅秦师谈创作——与老作家汪曾祺座谈摘记》，发表在南京《青春》杂志 1982 年 8 月号上。

10 月 16 日，汪曾祺通过开座谈会了解水利治理情况。我那时在县水利局工作，当我提到《运工专刊》和《勘淮笔记》等 5 种资料对民国二十年(1913 年)大水有详实报道时，汪曾祺先生请我设法给他看看。第二天，我与一位工程师借出后，请陆建华转交给给他。直到 11 月 17 日下午，汪曾祺先生才将这 5 种资料完璧归赵。

10 月 24 日，汪曾祺来到东风公社(原甲公社)、川青公社参观，后来又参观了江都水利枢纽。汪老说：“这两个公社的村子我小时候都去过，现在简直一点都认不出了。”(《故乡水》)“我参观了江都水利枢纽，对那些现代化的机械一无所知，只觉得很壮观。但是我知道，从此以后，运河水大，可以泄出，水少，可以从长江把水调进来，不但旱涝无虞，而且使多少万人的生命得到了保障，呜呼，厥功伟矣！”(《他乡寄意》)

10 月 29 日上午，应汪老之请，我约县水利局、堤防股相关负责人到县一招谈自灌灌溉是怎么搞起来的。听了他们的介绍，汪老说：“这些要是在过去，会有人为之立碑以记其事的。”(《故乡水》)

把修志之关

汪曾祺先生第二次回高邮在 1986 年 10 月 27 日至 28 日，其主要任务是评审新编《高邮县志》初稿。那时我在县志办工作，受王鹤主任委托，多次与汪曾祺顾问联系，并把部分初稿送给他审阅。他总是忙，直到 10 月中旬才来信说将回高邮一次。事后我们才知道，从 10 月 22 日到月底，由江苏文艺出版社请叶诚、叶兆言父子和《雨花》杂志老主编章品镇出面，邀请汪曾祺、黄裳和林斤澜夫妇来游扬州。在活动安排上，将召集一次创作座谈会，请他们与扬州青年作家们座谈，另请他们每人写一篇《扬州文学》写一篇文章与扬州有关的文章。其间，汪曾祺先生抽空回了一趟高邮。这种见缝插针，既说明他对故乡无限热爱，对故乡人嘱托非常重视，又显示了他行事的沉稳、缜密。

10 月 27 日晚，汪老执意要去看望任氏娘。上次回乡看望任氏娘，那么多人陪着他回家，家中那么多亲友在等着他，才到大门口，汪曾祺就要下跪，被众人劝住了，好不容易才拉起了汪曾祺。这一次，汪曾祺仍一如既往地行跪拜礼，又被家人拦住了，只是单膝跪地打千礼拜了。相互问候、叙谈了一会，仍回一招就寝。

10 月 28 日上午，汪老与新编《高邮县志》的骨干、部分分志主笔及文学青年见面。他充分肯定了大家从 5000 多万资料中披沙

拣金地整理成近 500 万字资料稿，又用一年多时间纂成 140 余万字初稿的成就，并就厚今薄古、谋篇布局、彰显特色等问题发表了精彩的评审意见，最后勉励我们扬长避短，再接再厉，早日成志。时任副县长的朱延庆代表县政府对汪老从百忙之中抽空审阅初稿并提出许多鞭辟入里的意见表示感谢。希望汪老常回家看看，关注故乡的各项文化事业。

紧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棉纺厂。在该厂大会堂小楼上，高邮民歌手、厂里工人与来邮演出的中央民族歌舞团艺术家们正在联欢。著名弓弦乐大师刘明源，著名二胡演奏家许洪德，著名歌唱家俞淑珍、德德玛等对高邮偶遇汪曾祺既感到惊奇，又感到幸运。而汪老既以高邮主人的身份欢迎艺术家们的到来，又以文艺同行的身份，勉励高邮小老乡们胸怀全国、放眼世界。

当天上午 11 时许，汪曾祺先生与朱延庆、王干、费振钟等文化人合影后，便离开了高邮。据知情人介绍，汪曾祺先生回到扬州小盘谷后，并没有透露到高邮去干什么的，只笑嘻嘻地打马虎眼说：“到了扬州就一脚跨进了家门，哪有了家门口不进家的。”

畅游高邮湖

汪曾祺先生第三次回高邮是在 1991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其主要任务是为北海大酒店落成剪彩，为文学青年颁奖。

9 月 30 日上午，市文联在市缫丝厂举行“春蚕杯”征文颁奖大会，汪曾祺先生作为市文联顾问应邀出席。我是这次征文的评委，自然要参会，又因为与汪老比较熟悉，理所当然地要为他服务。记得当时有许多文学青年请他签名字，他对我说：“我实在忙不过来，你为我排个名单吧！”我即在会议室阳台上，倚着栏杆拟了 10 个人的名单交给他，他就照着名单一张张地写。再多的人来要，我们就主动挡驾了。

10 月 1 日下午，朱延庆等一行人陪汪曾祺夫妇乘游船高邮湖。汪老虽是水乡高邮人，却从未乘船游过高邮湖；汪夫人施松卿是第一次到高邮，更未游过高邮湖，老俩口玩得很开心。

10 月 2 日，在北海大酒店，李春迎送来前一天汪老游湖的照片，我一见脱口而出：“高邮湖上老鸳鸯”。众人都喊好，遂总思汪老在照片反面写下来，并署上名字和日期，施老啧啧笑着说：“尽干风流事。”

10 月 3 日，汪曾祺、朱延庆等为北海大酒店落成剪彩。投资北海大酒店的广东某房地产公司老总陈步忠先生在六楼亲切会见了汪曾祺先生，并与之合影留念。

10 月 4 日下午，汪曾祺先生在故乡作了最后一次演讲，题目是《文学的要素与结构》。汪老的演讲博得一阵又一阵掌声。演讲完毕之后，主持人说：“汪老乡情浓似酒，他的作品已经走向世界，这是高邮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香港的一位作家读了《大淖记事》以后，要到高邮看看大淖。汪老说：不能看，就如同我自己一样。”这时主持人面朝汪老说：“不对，对于汪老，我们越看越爱看，越耐看！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汪老亦真亦善亦美，可敬可亲可爱！”汪老打拱作揖说：“地上没有缝，有缝我就拱下去了！”台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